责任编辑：卢恋秋 联系电话：59963228 E-mail：lulianqiu@sinopec.com 审 校：张贺霞 版式设计：张晨朔

朝阳随笔

菜市场与书店

李晓

城市里，有两个地方袅袅沸腾着世间鲜活气息。一个地方是书店，它传递着心流漫漫里丰沛的情感；一个是菜市场，它散发着烟火滚滚里食物的味道。

作家汪曾祺以写美食闻名于文坛，是一个地道的吃货，也是一个接地气的烹饪好手。他在逛菜场时这样写道：到了一个新地方，有人爱逛百货公司，有人爱逛书店，我宁可去逛逛菜市，看看生鸡活鸭、新鲜水灵的瓜菜、通红的辣椒，热热闹闹，挨挨挤挤，让人感到一种生之乐趣。

菜市场里，装着一座城市的众生轨迹，撩拨口舌之欲间，不动声色展露着人间气色，市井烟火才是生活的底色。菜市场里，有新鲜碧绿的蔬菜、香气扑鼻的瓜果、活蹦乱跳的鲜鱼和丰满肥硕的鸡鸭。

在成都，有一条路叫作春熙路。菜市场里掩映着许多小吃摊铺，龙抄手、钟水饺、赖汤圆、夫妻肺片、担担面、甜水面、双流兔头、牛肉锅盔、钵钵鸡等，空气中咝咝窜动着的美食香味，让人欲罢不能。

同样，在成都这座美食之都，书店也是星罗棋布。5年前，成都荣获“中国书店之都”的美誉，这座都市包容着3500多家书店。林立的书店，闪烁在成都街头高大的银杏树间，让一座都市的暖流熨帖人心，灵魂也便有一处宁静的归宿。

一座城市的菜市场，打开一座城记忆的味蕾。那些节日里风尘仆仆归家的人，在一豆灯火下的相聚，舌尖肠胃里享受着菜市场里食材的炖煮蒸炒。食物的气味里也浸润着亲人的体温。而书香漫漫的书店，打开的是一座城市的精神内核，赋予漂泊的心灵一个安妥家园。

那年我去杭州，在波光潋滟的西湖畔遇见一家书店，这家书店以丝绸书籍为主题，装修古典清雅，宛如烟雨西湖边徐徐打开的一幅水墨画。我流连于这家书店，看见一幅“读书就是回家”的广告语，纸墨清香中，我伸开手，如大鸟的翅膀扑向书墙，感觉书香瞬间贯穿了我的肺腑，让我面容清癯，双目炯炯。在杭州城里，还有这样的书店，在网络时代的冲击之下，它们如遒劲大树的根须，牢牢扎根在这座城市的土壤里。

在浙江余姚一家叫梁弄的菜市场，有一个叫陈慧的菜贩，她在菜市场卖了17年菜，喜欢这个连接大地雨露预报人间冷暖的地方。在这家到处都是熟人的菜市场，陈慧的菜铺里，除了瓜果蔬菜，也卖生活角落里需要的小东西：砂锅夹、苍蝇拍、马桶刷、蚂蚁药、顶针、打肉的锤子、镰刀、鱼刨子、暖瓶塞、指甲刀、杀鸡刀……

菜市场里的人生百态，真实粗粝的生活，让陈慧用文字书写出了两本深受读者追捧的书，一本是《渡你的人再久也会来》，一本是《世间的小女儿》。

在烟火滚滚的卖菜生活之余，陈慧租住房屋的窗户可见青山隐隐，涓涓溪水声流进了小屋，也流到了她的心房。上百篇菜市场的故事从她的心房里潺潺流出，她用五味杂陈的生活输入，用不加修饰的文字输出，记录一丝一缕的柔情，记录一点一滴的感动。

在菜市场里，陈慧一块钱一块钱地挣着；在灵魂匍匐的书写里，她一个字一个字地写着。这些构成了一个女菜贩丰沛阳光的生活。有一次，陈慧被出版社拉到书店签名售书，读者们望着这个卖菜女子，手指上是厚厚的茧子。一个在菜市场里谋生的渺小微微之人，在书店里也有着自己写下的书，万千人生都有着闪闪发光之处。

菜市场，是城市的粗布棉袄，蒸腾着人间的冷暖气息。书店，是城市的锦绣丝绸，铺展开人类精神世界的充沛丰盈。两件衣裳披在城市身上，一半书香，一半烟火，散发着最宜人的温度。

（作者来自中长燃公司）

诗歌

落叶（外一首）

张军

一场悄然而至的秋雨
让夏的燥热渐渐退场
秋风轻拂万物
高原上的庄稼和草木
开始靠近繁华
叶子开始泛黄
再猛烈的风雨
也无法让一片黄叶
瞬间飘落
由嫩绿到枯黄
摇曳、翻滚、飘落
回归大地落叶的一生
如同庄稼和草木
平静而辉煌

秋天的另一种描述

纯净的蓝天
可以描述成高原上的湖泊
悠悠的白云
可以描述成草地上的羊群
期待已久的秋风
可以描述成神奇的画笔
绵绵的秋雨
可以描述成十二色水彩
所有庄稼和草木
色调总是与阳光保持一致
除了饱满
没有任何词语
可以描述五谷与瓜果的丰收
除了喜悦
没有任何词语
可以描述父老乡亲的心情

（作者来自石化机械公司）

荞熟油新作饼香

AI制图 张晨朔

楚学朋

当山风的呼哨声变得越来越尖厉、采油站外的柿子树叶子落尽只剩通红的柿子挂满枝头、坡上的向日葵花盘被采走只留下光秃秃的杆子，就连站里一向生龙活虎的抽油机也显得有些慵懒无力时，我就知道，冬天要来了。

立冬前，秋收进入尾声，陕北人家的炊烟中飘出烙饼的香甜气息。

四月麦子九月荞。用面食庆祝丰收，是黄河流域延续千年的传统。面条与烙饼，两大当家主食各有千秋。面条即煮即食，不如烙饼存放个三五日仍旧香脆可口。

霜降收麦，山坡沟垄连绵不断的荞麦，一阵忙乱之后被放到了晾场，家家户户的场院里都晒满了新打的荞麦。农耕民族和节气有着数千年的默契，连续晴好的天气吹走了麦粒儿最后的湿气和青气，勤快的婆姨们迫不及待地烙起了荞麦饼。

陕北素有“荞麦、羊肉、地椒草”三宝的说法。荞麦作为吃食，最好的莫过于滑溜筋道、光白细长的荞麦面，但若论绵软香甜、谷香十足，则非荞麦饼莫属。这种平平无奇的主食，虽没有肉夹馍的肥腻，也没有菜盒的酥香，却中正平和，越嚼越显其香，更让人喜爱的是它的“村气土味”。

“鲈肥菰脆调羹美，荞熟油新作饼香。自古达人轻富贵，倒缘乡味忆回乡。”南宋隆兴二年初冬，陆游在霜雁南飞、江水连天的镇江写下了这首《初冬绝句》，这个长年辗转在外为官的诗人，在初冬萧瑟的风中，想起了北方的家乡。

这首诗的前两句说的是鲈鱼和莼菜，这两道美食食材珍贵、对烹饪技术的要求很高，普通人未必吃得到。但是用刚收获的荞麦和新榨的油制作的饼却是家家可做。

荞麦，别名三角麦、乌麦等，是起源于中国的特产作物，我国最早出土的荞麦食物就来自陕西。它们和陕北人在漫长的历史时光中相依相伴，在勤劳庄户的操持下，荞麦得以种植相传不绝，陕北人有了饱腹的果实。

做荞麦饼，先要打粉，镇上的电磨价格便宜，打的粉又细又快，但用来做荞麦饼却过于细滑。一定要用那种老石磨，麦粒在石头与石头的摩擦中变成粉粒，这样烙出来的饼在咀嚼时就有一种颗粒感，仿佛在嚼碎的瞬间有麦香溢出充盈齿间。

从1998年江汉油田来陕北开发石油，几个与油田交界的村庄，村头的老石磨一直忙碌着，和磨坊边上同样忙碌转动的抽油机相映成趣。

荞麦饼的绝配是新榨的麻子油。麻子是陕北特有的油料作物，颗粒细碎，当地人常常将其当作日常消遣的零嘴儿。然而，由于颗粒太小，麻子在嘴里容易嚼成一团带着皮壳的米糊，甚为不雅。

新榨的油，新磨的面，烧起新柴草，红黑的火焰舔着锅底，麻子油在高温下变得清亮透明。巴掌大的饼坯在锅中次第排开，细密的油花此起彼伏，滋滋作响。婆姨们一边飞快地擀着饼，一边抽空给锅里的麦饼翻个面，或者添一把柴火，动作娴熟，节奏分明，忙而不乱。当面饼变得焦黄时，那浓郁的香气从窗户中飘了出去，飘出了小小的厨房，也飘到了采油站里。

当月色洒满黄土塬时，窑洞里亮起了昏黄的灯光。捞一碟糖蒜，切一盘大头菜，再来一斤羊脸子肉，兴致高时筛一碗荞麦酒，端上热乎乎的荞麦饼。那浓浓的烟火气息，是在向秋天致敬，也是一份迎接立冬的底气。丰收时节，热情好客的陕北汉子会到采油站门口吆喝两声，盛情地邀请毗邻而居的江汉石油人喝两口。

从江汉平原到黄土塬，南北相距1000公里，数百江汉人在荒凉的黄土塬上安家扎根、采油巡检，转眼已是两代人。为了石油，他们心甘情愿背井离乡。大自然没有偏爱，越是荒凉的地方，越是蕴藏着罕见的宝藏。陕北的地下，既有成片的煤海，又有储量惊人的石油。

土地贫瘠、干旱少雨，这恶劣的自然条件，偏偏养出了旷达豪爽、坚韧大气的陕北汉子和大方泼辣、知冷知热的婆姨，更把来自江汉平原的石油人打磨得执拗坚忍、百折不挠，把巴掌大的坪北油田变成了中国石化低渗透油藏开发的样板油区。

陆游回忆起“荞熟油新作饼香”的家乡味道，能够让他念念不忘的美食，未必是因为吃不起，而是因为有家的气息。作为一个忧国忧民的爱国诗人，陆游无时无刻不在想着北伐。然而，在南宋偏安一隅、不思进取的风气之下，陆游只能在平庸的岁月中熬尽了锐气，磨平了棱角。心灰意冷之下，他更加思念故乡的美食。

《初冬绝句》作后不久，陆游因上书北伐之事，被宋孝宗贬为建康府通判。抑郁之情，难以言表。在陆游的心里，故乡是他唯一的寄托之地。一盘新油烙就的荞麦饼，普普通通的家常饭里飘散的油烟气，成为他心中最温暖的慰藉。这简单的美食，穿越了近千年的时光长河，至今仍能引发我的共鸣。陆游一生坎坷波折，忧国忧民壮志难酬，但他依然保持着清朗通达的心境。无论是“小楼一夜听春雨，深巷明朝卖杏花”的清新，还是“莫笑农家腊酒浑，丰年留客足鸡豚”的豪爽，抑或是“细雨骑驴入剑门”的潇洒，都让我为其绝世诗才所折服。

然而，在陆游的所有诗词中，最让我喜欢的依然是这一句“荞熟油新作饼香”。近乎平白的诗词中，从从容容地飘散着让人温暖的烟火气息，还有那略微呛眼的油烟，冒着热气的荞麦饼，这才是家的味道。

夜色下，我打开了灯，抽油机“呀呀”作响，小锅炉冒着热气，原油在管线中汩汩流淌，锅里的羊肉炖萝卜“咕嘟咕嘟”翻腾。盘子里是村民送来的荞面油饼和洋芋丝，让这荒凉的小站同样有了家的气息。

（作者来自江汉油田）

朝阳足音

我有一片滩涂（三）

侧柏记

邹会莉

胜利油田新孤变电站门口种着两株侧柏，苍翠欲滴。这是刚进站时，我们那批新员工一起栽植的，为寂寞的小站添了几分生机。

侧柏在盐碱滩上生长缓慢，30年过去了，并没有长成令人仰视的参天大树，树干仅有碗口般粗细，但柏枝密匝，厚重如云。每当目光掠过，我不禁心生几分羡慕。它们用温柔的目光见证了一段段岁月的流逝，也见证了我从青涩到成熟的成长。尽管岁月流转，它们依然保持着年轻挺拔的风姿。

滩涂的风从远处吹来，带着淡淡的咸味，拂过脸颊，会有一丝凉意和刺痛。按常理说，常驻变电站的女员工会比同龄人看上去更为苍老些，可事实上，这里的女员工眼神清澈如水，神情总有着莫名的纯洁，透着原生态的质朴和娇憨。或许这与工作性质息息相关。长年与变电器、开关等设备打交道，远离纷杂的尘事纠葛。

无数清寂的值守夜晚，写字和读书是安度长夜的最佳伴侣。一撇一捺的仿宋字，浮躁的心气慢慢收敛；一字一句的诗词歌赋，世界喧哗又归于宁静。变电站如同颠簸于汪洋大海中的一叶扁舟，寂静而美好。站里的员工都写得一手好字，记录指令时字迹规范、清楚整洁。

长年值夜班的员工，耳朵似乎比常人更为灵敏。数百台设备在浅吟低唱，低音部如同大提琴，沉稳而有力；中音部宛如小号，悠扬而动听。它们合奏成舒曼的《小夜曲》，和缓轻柔，如细风，似雨落。师傅温凤东曾告诉我，当你听到设备的声音平缓时，那表示一切正常有序，是天籁之下汇成的安稳曲调，它们按照自己的频率运转，如同自然界中最和谐的旋律。

站里王玉双的女儿考上了“985”高校，这个消息在我们的心里炸开了朵朵烟花，小站里到处充溢着欢快的氛围。王师傅的丈夫在作业队上班，长年无休。无奈之下，王师傅只得让女儿从小跟着自己一起倒班，那可是在我们眼皮底下长大的姑娘。

说起来，站上的同事就是没有血缘关系的家人，有事一起上，有难一起帮。虽然也曾红过脸吵过嘴，但转瞬就如风般飘散。女员工许小平老家很远，由站长高明东和大家一起操持，作为娘家人把她风风光光地嫁出去了。

同事朱振全是出了名的“花痴”，这里的“花痴”意为对养花的痴迷。院子里、办公室到处都摆满了郁郁葱葱的花草。他对待花草，如同对待孩子般耐心细致，“花草有灵性，也懂得感情”，他经常这么说。谁养得蔫头耷脑的花草，拿去给他，不出一个月准会变得水灵灵、兴旺旺的。在他的巧手装扮下，我们小站到处绿意盈盈。谁过生日、谁家搬新居，都会收到一盆满含祝福的绿植。

同事黄雨林不仅是技术标兵，还是一名马拉松狂热者。他喜欢在假期去参加全国各地的马拉松比赛。在他的带动下，小站也成立了健身小分队，跳广场舞、踢毽子。说起来，他还发生过让我们笑痛肚子的事。一天清晨，黄雨林晨跑到滩涂深处，陷进淤泥里，动弹不得，索性躺平等着施工车辆前去营救，那一刻，他的笑容和疲惫交织在一起，成了我们美好的回忆。

我们是如此平凡，却又那么生动自然。

偌大的变电站场地，它点滴变化都被我看在眼里。无人机巡视、无线视频监控、自动操作系统等高科技手段和设备已广泛应用。我为这座现代化的变电站而满心欢喜。

离开新孤变电站的日子，我有些盼望，又有些担忧。终于可以卸下紧张的负累，不用在半夜里突然惊醒。但离开熟悉的环境，又忧虑且无所适从。岁月如流水，淌走了我的前半生，甚至是一段不堪卒读的匆忙。

荒原啊，苍茫的夜色宛如我浓稠的心事，我也在微微战栗。

我的心慢慢归于平和，每天都是新生的开始，就如同这滩涂变换的季节一般。这片滩涂，见证了我的点滴成长，也默默地看着我走过岁月、挂满沧桑。

站在侧柏下，我想到这片荒原上四季不停的风声雨声，天空下无遮盖的侧柏和采油树，望不到边际的芦苇丛，以及一些叫不上名字的植物。随着季节的更替，或绿着或倒下的野草、翅碱蓬，还有圆月、雨雪和东方白鹳，我身心舒畅，融进了这辽阔无垠的安宁之地。

我走在滩涂上，分明触摸到了一颗颗跳动的灵魂。

（作者来自胜利油田）

诗歌

高塔上的诗和远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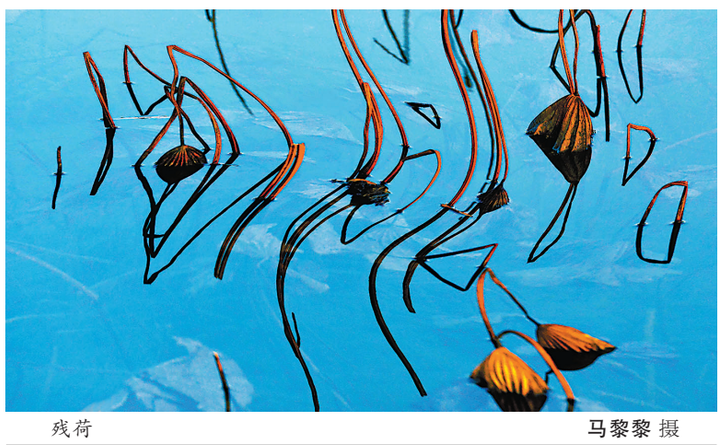
邵亮

秋风吹过来的时候
你正缓缓爬上高塔
辽阔的大地
正悄悄把色彩涂抹

站在高塔之上
你会眺望远山的白雪
像翱翔的雄鹰那样
把戈壁、村庄和河流
一一尽收眼底

你说，最喜欢在高塔上巡检
让浪漫与责任随风起舞
风里，是人间烟火
是属于你的诗和远方

（作者来自塔河炼化公司）



残荷 马黎黎 摄

石化作协“向祖国报告”主题文学艺术作品创作征集活动获奖作品揭晓

本报讯 近日，根据中国石化文联2024年工作部署，石化作家协会举办了“向祖国报告”主题文学艺术作品创作征集活动。

广大作家和文学爱好者精心策划、深入采访，用真诚的笔触、朴实的语言、独特的视角，记录时代的发展、社会的进步、文化的传承和员工的生活，用心、用情、用功采写了一批具有浓郁石油石化特色和鲜明时代气息的作品。

经评委会评审，报告文学体裁，江汉油田严岛影、李彦、李悦武的《永远的旗帜——“大庆赶超连”的江汉传奇》等7篇作品荣获一等奖，江汉油田单修霞的《石油回响》等16篇作品荣获二等奖，石油工程公司啸静、董伯林的《再渡赤水》等47篇作品荣获三等奖。短篇小说体裁，江汉油田刘艳红的《胡杨树下》等4篇作品荣获一等奖，河南油田付以俊的《烟》等10篇作品荣获二等奖，江汉油田李智勇的《青葱岁月》等31篇作品荣获三等奖。获奖作品主题鲜明、题材丰富，生动诠释了“爱我中华、振兴石化”“为美好生活加油”的价值理念，全方位、多角度彰显了广大石化员工的先进性、模范性和永葆初心的精神风貌。

（丛松彪 王瑾）